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敘事

太史公敘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

長樂郡
振聲
諸子

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應邵曰：獮戎邑音栢。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

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邛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廐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

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敘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

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

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

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

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

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

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

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

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母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

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曰水數更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

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
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器聚之咸陽銷
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
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羗
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
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
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
以克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

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

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

自咸陽屬

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

二十八

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
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
刻所立石

敘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
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

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敘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

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
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
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敘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
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
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敘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

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或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

鯁生徐廣曰鯁音士垢反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

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

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

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

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

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

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

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

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

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

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

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

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

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

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

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

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劔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劔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劔起舞項伯亦拔劔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劔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劔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

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劔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劔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

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隻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疆紀信等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

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隻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拔劔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敘項羽分王諸將相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侯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

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立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

蕭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敘劉項戰垓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

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敘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爲人所制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

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音况，字也，名奇。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

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史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

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敘迎立代王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噫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

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今方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

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

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毋丘媵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群臣

皆伏區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

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丞相平受群臣猶稱宜乃更廻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

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

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敘災異

景帝二年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榮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庭中

敘七國反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觀此則漢與七國曲直曉然矣

敘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

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桓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

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牟用牟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臯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以薦五時，加一牛。

以燎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第於真定以續先王祀

徐廣曰元鼎四年時

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

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至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

徐廣曰元鼎二年

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

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

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鬻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

東始立后土

徐廣曰元鼎四年

祠於汾陰睢丘好寬舒等議上

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時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藥大藥大膠東官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藥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說大爲人長

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

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

徐曰元廣四年

鼎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

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徐廣武帝

日將軍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日天道將軍使使衣羽方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躡暹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鼎天

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

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鬻亨

徐廣曰也音鬻烹煮烹牲

鬻皆嘗以牢而祭祀

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

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彝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

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

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

者其泉也所謂塞

徐廣曰一作塞

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

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

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

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

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

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

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

徐廣曰垓次也

五帝壇環居其

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

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

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神從者及

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菟在鹿

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菟特太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

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

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

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

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

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人不來言神事。

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

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
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
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
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
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
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
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
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
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

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
霸屬園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
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
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
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
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

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

物頗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然后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競競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還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邱太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莩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莩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之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

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瀆之天柱山。號曰南

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宰。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

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

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戎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

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
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
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
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
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
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
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
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
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
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

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

封

徐廣曰天漢三年

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

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
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
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
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
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
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

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叙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搔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

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
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夔
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
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
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又興
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
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
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
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
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
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
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
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
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乘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

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

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
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
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蹙財
役貧轉穀百數廢屠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

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
錢乃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
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
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
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

幸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

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輅車賈人緡錢

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貫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者北邊騎士輜車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船至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古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

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問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問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

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
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
式持錢三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
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
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
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獨是也以
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

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
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
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石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
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
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
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
隆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

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
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
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
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
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
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
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
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
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
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
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

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

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羗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羗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

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羗越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

三歲誅羗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

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叙事

叙趙武靈王立少子何 世家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主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

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

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激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

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允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允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與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主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

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訕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允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允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允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允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斝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允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叙公子無忌救趙 列傳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

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私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

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

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令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存趙

叙毛遂定從 列傳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

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秦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遂以爲上客。

叙范雎見秦王 列傳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

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

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

輿溱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

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

恐未敢言。乃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叙荆軻刺秦王 列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

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

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昏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樓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

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

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

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后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

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搣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謝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

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報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楯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

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
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
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
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
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中水燕王乃
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虜燕王喜

叙武帝策三王

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
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

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矜百
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
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
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
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
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
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
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
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
社稷朕無聞焉且天子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
治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
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
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
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
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

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
化陛下奉承天統明聖開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
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
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
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
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
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牝駢剛之牲羣公不
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
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

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民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

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宜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

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云右齊王策及燕王廣陵王冊並太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已見前辭命之文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

是以附之世家

叙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
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
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
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
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沉浮也駟
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

淳曰得利為
乾失利為沒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徐廣曰姓

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

浮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李奇曰亭
平也

奏

讞疑事以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

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

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

抵於此非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聞也
如今制曰聞矣

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

平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湯至於大吏內

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

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

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

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

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

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

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

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

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

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

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
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
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
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
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
鉗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
百人為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
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鷲
鳥將擊必

張羽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
毛也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
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
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
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
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
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

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
往而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沒入償臧奏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
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
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
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
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

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

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

文居宅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

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項器名也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

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調

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

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

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

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

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
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
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
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
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
恐不能得坐誅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
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叙武帝通西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

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
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
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故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
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
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
騫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
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

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右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

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鬲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

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

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徃徃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

同俗無大王長徃徃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
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
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
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
曰吾賈人徃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
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二千里居漢西南
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
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
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
使四道並出出驍出笮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閉氐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雋昆明昆明
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
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
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
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翔其旁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

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公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陬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

其衆畔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陬予岑陬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扞彌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爲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

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

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

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計

議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

易書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

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

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

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

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

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

大夏李奇曰欲地界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

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

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

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

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

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

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
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
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
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
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
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度
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徐廣曰即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

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

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

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

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

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

封破奴為浞野侯

徐廣曰元封二年

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

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

徐廣曰補

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

勒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

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音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音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苦留及至漢使非出幣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

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
首菹漢使取其質來於是天子始種首菹蒲陶肥饒地
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菹
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
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
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
爲幣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
曰進熟美語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
如成熟者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出其北

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

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

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

怒妄言如淳曰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

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

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

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

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

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

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

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

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善漢使矣晉灼

曰易輕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

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他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

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益發其城邑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淳如

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

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

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

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

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

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

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

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

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

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

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

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

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

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援且至，至我居內，而康居居外

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

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

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
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
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
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
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
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
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
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
出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

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
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
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
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
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
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
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
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
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

馬千餘疋。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其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叙竇灌田蚡之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

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魏其

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連爲聲勢。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會夫字仲孺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

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徙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郗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

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
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
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邾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
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
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
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
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囁耳語

韋昭曰咕囁耳小語聲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

衛尉

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

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獨今人言為除地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

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

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

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

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

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

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無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雋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

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

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誼。

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陵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不扣。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

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公言嬰無官位，板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

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辨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

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故以十
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論棄市渭城其春
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
號呼謝服罪也。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